

权,水湿泛滥,上凌于心。主要脉证有:心悸怔忡,尿少浮肿,胸闷气喘,不能平卧,头目眩晕,形寒肢冷,唇甲青紫,舌苔白滑,脉沉而微。

“痰火扰心”的病机是,气郁化火,煎熬津液成痰,痰火犯扰心神,或外感热病,邪热夹痰内陷心

包,则为痰火扰心。主要脉证:心烦口苦,不寐多梦,面赤气粗,便秘尿赤,胡言乱语,哭笑无常,狂越妄动,打人骂人;舌赤苔黄腻,脉弦而滑。

(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卫生技术人员职称晋升学术委员会供稿)

《本草纲目拾遗》错载建兰叶功用

成都中医学院 徐治国

清代赵学敏是继李时珍之后,推动我国本草学发展很有贡献的一位医药学家。其著作《本草纲目拾遗》收载了大量民间药物和外来药,而且大多经过亲身实践,证明有效才加以记载。因此,对《本草纲目》确实起到了拾遗补阙的作用,成为清代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本草典籍之一。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,仍不免存在一些错误,除已经有同志指出的误将蓼科植物扛板归(贯叶蓼)指为雷公藤外,建兰叶记载的错误也是一例。因为兰花为观赏植物,入药治病的机会极少,故现今中草药书籍大多或明或暗地沿用其资料,实有以讹传讹之势。随着我国精神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,环境的美化,种植兰花者日渐普遍,在筛选良种的过程中,兰花入药的机会有可能增多。因此,厘正这个错误,有其一定的意义。

兰花(建兰)*Cymbidium ensifolium*(L.)Sw.和兰草(佩兰)*Eupatorium fortunei* Turcz.二者均有“兰”之称,故在古代即有混淆的情况。而《本草纲目拾遗》对建兰叶功用记载^{〔1〕},却因袭其误。现录于下:

“叶 丹溪云:建兰叶禀金水之气,而似有火,不知其能散久积陈郁之气甚有力。今时医用以舒通经络,宣泄风邪亦佳。《本草汇》(清·郭佩兰辑)云:兰叶……走气道,入西方以清辛金,不独开胃清肺消痰,善能散积久陈郁之结气。今人但赏花香,不知用叶,亦缺典耳。况药味载《内经》甚少,兰独擅名,所谓‘治之以兰,除陈气也’……产闽中者力胜,江浙诸种力薄。辛平甘寒,阴中之阳,入手太阴足阳明经,亦入足太阴厥阴经。生津止渴,开胃解郁,润肌肉,调月经,养营气。《本经》主利水道,因其走气道,故能利水消渴,除胸中痰癖,杀蛊毒不祥之气……。”

上述引文,实际上将本草记载兰草(佩兰)的功用误作兰花(建兰)的功用所致。只要核对《证类本草》^{〔2〕},特别是《本草纲目》兰草项,以及与兰草有关的泽兰一药的发明项^{〔3〕},就完全可以证实混淆的情况。

李时珍已将兰草(佩兰)、泽兰、兰花三者的原植物和相应的医疗用途,辨析得非常详明,并纠正了寇宗奭《本草衍义》和朱丹溪《本草衍义补遗》将兰花(建兰)误认作兰草的错误。但是,赵学敏仍然引用朱丹溪的上述错误记载;而所引《本草汇》将兰花(建兰)叶作《内经》、《本草经》的兰草(佩兰),及其对经文的阐释,则更足证其讹之甚。事实上,在明清两代其他医药书中,如《医宗必读》^{〔4〕}、《本草备要》^{〔5〕}等又未尝不是如此,然而兰草(佩兰)叶的全部功能,皆仗其辛香之气而取效,这正是中药治病“或取其气,或取其味”(徐灵胎语)的道理。后世将其功效概括为芳香化湿、和中、解表,是对其认识的进一步深化。兰(佩兰)为香草,古时用以焚香、沐浴、佩带、泽头、避秽、疗疾,而兰花(建兰)叶全无香气,不仅名义不符,更不能有以上功用。所以清代吴仪洛《本草从新》批评说:“士材(李中梓)所著本草(见《医宗必读》),滥收兰(花)叶,致无识之医遂有加建兰叶为引者。”^{〔6〕}今天,人们固然不再把兰花(建兰)当作佩兰,但书本记载兰花(建兰)叶的功用,追源溯流,仍未摆脱这种错误,应该引起注意。

基于上述,兰花(建兰)应以花和根入药,而其叶之功用,则有待于进一步探索。

参 考 文 献

- (1) 清·赵学敏:《本草纲目拾遗》卷七花部,286~287页,商务印书馆出版,1955。
- (2) 宋·唐慎微: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本草》卷七草部上品,186页,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,1957。
- (3) 明·李时珍:《本草纲目》卷十四草部芳草类,831~833页,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,1957。
- (4) 明·李中梓:《医宗必读·本草微要》,112页,上海卫生出版社出版,1957。
- (5) 清·汪昂:《本草备要》泽兰,64页,商务印书馆出版,1955。
- (6) 清·吴仪洛:《本草从新》泽兰,44页,上海卫生出版社出版,1957。